

The background is 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warm, earthy tones of orange, yellow, and brown. It features stylized, overlapping figures and shapes, including a large dark shape in the bottom left and a patterned shape in the bottom right.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is artwork.

杰作

Het meesterstuk

Anna Enquist

[荷兰] 安娜·恩奎斯特 著

欧阳昱 译

杰作

Het meesterstuk
Anna Enquis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杰作/(荷)安娜·恩奎斯特著, 欧阳昱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21-3609-4

I. 杰… II. ①安…②欧… III. 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588 号

Copyright ©1994 by Anna Enquist /De Arbeidersp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9-122 号

责任编辑: 海力洪

特约编辑: 权 翔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杰 作

(荷) 安娜·恩奎斯特 著 欧阳昱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87,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09-4/I · 2758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很有帮助	3
第二章	母与子	34
第三章	逃跑路线	68

第二部

第四章	死亡的戳击	103
第五章	仁慈之霜	137
第六章	空房子	169

第三部

第七章	捞鱼的女人	203
第八章	冷酷的小步舞	240
第九章	空气客人	268

第一部

我日夜工作。

——列波雷诺

第一章 很有帮助

金鱼把自己的亲子都吃掉了。在暖和而又无风的夏季,它们一连几天都在产卵。脸上有黑斑的那条小鱼不知疲倦地追着那条慢吞吞的大鱼,不断顶着她肿胀的下腹,都快把她逼疯了,直到她在水植物之间释放了鱼卵。他喷出一股水,从鱼卵上面冲了过去。在这般超然的交尾行为中,行动的多种因素都在场,但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形式。只要水温一上升,风势一减弱,就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繁殖的一部分来进行。

慢吞吞的可爱的肥鱼啊,肚子两边胀鼓鼓的,你是我的至爱,我要你,我要你。那条黑鱼不知是否这样想过? 它要鱼卵,它要生育,这样,在橡木板所撑起的它们世界的那个小小领域中,受精卵就会像细珠一样贴在水植物上。

丽莎在桶边蹲下来看。在小小的球状物中,细胞正快速分割,直到小鱼有足够的力气从坚实的膜衣中挣脱身子。每次都有成打小鱼

穿过温水浮起。

小鱼的父母不管它们,因为它们已经不是一对了。它们咕嘟咕嘟地饮水,水里充满肉眼看不见食物,然后吃着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元素,就像它们在鱼卵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它们不幸误入歧途,闯进父母亲的疆域,父母就会把嘴巴撮成小手指头粗细的漏斗状,把死苍蝇、桦树籽和小鱼一股脑儿吞下去。那条慢吞吞的鱼又满不在乎地把桦树籽吐出来。

我应该保护它们,丽莎想。上个星期,桶里还满满的都是小鱼,这些透明的小家伙都只有半英寸长,有头有尾,肉体中间还有一个黑黑的核儿。可现在,全都安静了。真糟,要是把它们都放在色拉碗里喂养,就能安全地成活下来。

事实是,她并不真心想这么做。事实是,这个女人费了很大的劲,才学会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接受生活,因此她觉得要专门照顾她的金鱼,是件很别扭的事。在工作还没开始的早上,和在晚上又要出门之前,她总要在桶前坐一小会儿,心驰神往地观察一下这个残酷的小世界。有时候,她想让鱼有个成功的机会(可你想帮谁呀,为什么帮呢?),比如说,在酷寒季节用斧头在冰上砍一道豁口,但也只是想而已,她随“冰”所欲,这么一来,一到春天,水面就会一动不动地漂着色泽消退的尸身。一次,一条亮橙色的鱼整个儿嵌在冰里,活像一只旅游纪念品的玻璃镇纸。到春天,它就挣脱身子,慢慢地、不舒服地摆动尾巴,扇扇鱼鳍。你看,丽莎这时想,在冰冻中存活下来也还是有可能的。

丽莎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她住的地方离城约六英里,是一个村庄,住满了来回两边跑的人。她白天在家开业,下午就在大学的精神病诊所上班。她给住院医生上课,教护理人员,还做一定量的病人护

理工作。她住的一家老宅院，方方正正，两边建造得很对称，中间是一扇灰蓝色的前门。屋后有座果园（苹果和李子），一直伸展到河边。

屋前的左边是医生的开业场所：丽莎的办公室墙上开着大窗。楼梯下很低调地辟了一间候诊室。很少有人坐那儿，因为丽莎每一刻钟要看一个病人。城里来的病人通常把车停在路边，等在车里，时候到了才进来。

一个小时没事干，因为这个病人有毛病——他要骑自行车来！这天没风，又是小阳春天气，诊所周围还有停车车位。沿河都是钓鱼的人，在绿伞的遮蔽下坐在那里。她要穿过城市公园，穿过繁忙的购物大街，去到诊所。丽莎身穿一条昂贵的牛仔裤和一件更贵的奶油色白毛线衫。最后，她又把跑鞋换成了蓝色的皮靴。她是一个相貌姣好的女人，岁月流逝，容颜依然如故。她穿着讲究，但并不惹眼。

丽莎今年四十五岁，每年大约还来三次月经。

她正往手提箱里装东西，电话响了。“是汉娜斯顿吗？”

丽莎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用几种不同方式接电话。她从前总是不想就先说名，再说姓，说的都是不同的姓（布勒希，布利克，后来又布勒希，汉娜斯顿）。过了四十岁生日后，她觉得该用别的办法了，但用什么呢？男人可以用自己的姓，甚至用朋友的姓，同时又不会给人家留下一一种粗鲁的印象。女人就不行。她觉得，自称“汉娜斯顿女士”很蠢，“汉娜斯顿大夫”听上去又很做作，“喂”本身就不礼貌。因此，她以一种探询的、几乎是道歉的声音，说出了她的姓。

“丽莎，我是乔汉。很高兴跟你联系上了。你是不是又要治疗怪人了？”

“我正要出门。”

电话上方的公告栏上,挂着一封参加乔汉画展的邀请函:乔汉·斯丁卡默,油画、蚀刻画和水彩画,星期天下午在城市展览馆开展,时间四到六点。深色西服。要穿深色西服吗?是的,深色西服。赞助单位:政府视觉艺术基金会,邮政局,尼科拉斯·比吉尔木材公司。

乔汉的半身像:尖鼻子,闭得很不自然的嘴巴,拍照时沉浸于自身的那种人的眼睛。他穿深色西服的双肩很好看。

“听着,过后我们跟家里人一起出去吃晚饭。阿尔玛要这样。东西当然很现代,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所谓“家庭”,是指乔汉母亲阿尔玛这个“教唆犯”、兄弟奥斯卡、两个儿子保罗和彼得。乔汉的女友齐娜是其中的现代因素吗?

“艾伦也来吗?”

“阿尔玛跟她打了电话。她说来的。”

这应该是有可能的,即两个儿子的母亲跟新女人同桌而坐。

“我也想来,乔汉。”丽莎说。她不想在这种场合把朋友一个人丢下,而且也觉得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很有意思。

“还有劳伦斯,我也想要他来。他回来了吗?”

“他刚走,要下周末才回。到那时,孩子就得回去上学了。”

“这可真的不行。我想让大家都去。他在英格兰干吗?是受托给人作画还是怎么的?”

“没有,还没呢。可能他要给他父亲起草拓展计划。只是回家看看,很平常的。孙儿孙女看望爷爷奶奶。我得走了,乔汉。谢谢你的邀请。”

他们互相道别。乔汉听上去好像还很生气似的。

骑自行车时,人真的能够想心事。走路散步时,想着想着就做起

梦来,跟着就放手发挥想象了,但骑车至少需要一定程度的警醒,对现实给予适度的专注。这是行动啊。丽莎用的是劳伦斯的自行车,骑一个小时的车是要冒风险的——屁股会变得很硬,但有利条件是,车能换挡。她加大动力,从大树夹道的灰色沥青路上“嗤嗤”冲过,然后换到最低挡。道路向河边弯去:猪草花谢结子,鹭鸶已经厌倦了在水上嬉戏。

真想不到他们会是朋友:乔汉和劳伦斯。他们谈什么呀?谈画吗?谈乡村建筑的将来吗?肯定不会谈父母亲,也不会谈探望家里的事儿吧。

劳伦斯是约克人。他父母在英格兰东海岸拥有一家很大的旅馆。巨大的窗子俯瞰着大海。房间是英国人永远需要用来行使各种功能的(休息室,餐厅,茶室,晨间室),大小有如足球场。由于经济衰退,客人数目锐减。入住的多是些回头客,他们都是些富人和上年纪的人。回来也是出于习惯。在一间像医院的长长厅堂的门上,有一个“急救室”的标志。后面有一把担架,藏在深而狭窄的壁橱里。丽莎有一次在岳父母家逗留期间,曾亲眼目睹一位老年客人晚饭后倒下(面色粉红,口吐泡沫,约克郡布丁),被厨师和接待员用轮椅装着,以快得几乎摔断脖子的速度推到后门出口。劳伦斯母亲急匆匆叫来的救护车已经在那儿等着,一点也没引起注意。餐厅里的情绪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

旅馆在美国打广告的结果,只是招来了更多的老年人,这些人还要在晨间室喝杜松子酒。劳伦斯的母亲于是威胁说要关门。有一阵子她想把旅馆改成老人院,但害怕担架的场面再度重演。

英格兰爷爷是丽莎的孩子凯伊和艾什利对祖父的称呼。他大刀

阔斧,断然行动,与各公司签订了不计其数的合约,因为这些公司都想为雇员提供度假或安安静静度周末的机会。现在,大幅度削价之后,大群大群的人都把各个房间塞满了。他们打微型高尔夫球(球场就建在旅馆场地内),沿着滨海小道散步。

有时候还有会议和工作周末。每逢此时,晨间室就成了会议室。目前,他们正在考虑是否再添加一个有天棚的游泳池,外带一间桑拿健身房。劳伦斯会就此事给他父母提供咨询。那付担架还在那儿。

从小在旅馆长大。睡在厅堂顶端的一间空房里。母亲在吧台后面,父亲不是在小办公室记账,就是拿着钥匙在接待处的桌子后面。钥匙上挂着大木球,球上有“海景”字样。盈耳都是客人的声音,他们决定了旅馆的生活节奏,他们成了万事万物的衡量标准。在厨房提前飞快地吃完晚饭的时候,你会挨父母的骂。骂你爱唠叨,又骂你是个吝啬的小杂种。

劳伦斯后来到了伦敦,在艺校学建筑学(线条,重量,材料,一切能够计算的东西)。他在那儿结识了乔汉,他当时正拿着一份菲薄的奖学金在画画。那年之后,劳伦斯跟朋友乔汉一起去了荷兰,就待了下来。

“你逃离父母了吗?”丽莎问,“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他们的要求和期望?是不是气得非要用一道大海把你们双方隔开?”

“当然不是。那地方老起风。总有风暴。”

“那这儿呢?一年有一半的时间耳朵都要被吹掉了。树木都是弯着腰长大的,风到晚上还不停地刮!而且还发洪水呢。”

“这儿的风吹起来都很舒服。地方都很平整,能看到全景。要在那边,你站在悬崖峭壁上,就只能听任风暴摆布了。水波一刻不停地

捶打着大地，吞噬着大地，直到整个旅馆轰然坍塌在海里。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害怕这个。这肯定会发生的。”

绝对如此。但又绝对是胡说八道，她想：他并不恨父母，他只是想逃避风。

丽莎没有父母。父亲死于战争期间。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个吓破胆的年轻人，宵禁之后在一个黑暗的城市中走进水渠里淹死了，因为他不敢大声叫出来。母亲表面装得很勇敢，很有现实感，其实总是感到委屈，好像受了冤枉，她得了癌症，发现太迟，结果死于地狱般的痛苦。在四年前。丽莎这个独生女常去看她。我支持母亲，只要有可能就这么做，她想。但没有什么是有可能，可能的做起来难度又很大。丽莎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要不是她每周工作太忙，还有孩子要照顾，她本来会更多地去照顾她即将过世的母亲的。她跟劳伦斯不同，因为她能认清自己的动机。她能内省，观察到一个很有决心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那是一个性格很坏、自私自利的人。这个映像转向了镜子，孩子与母亲的期望合为一体。

丽莎没有在孩提时代的混浊河水中淹死。她让脑袋露出水面，一感到往昔的拉力就立刻从母亲身边逃走，因此她能在这场可怕的疾病即将终结之际，把那只灰鸟的脑袋紧抱在胸口，双臂紧搂住那具遍体疼痛的身体，面对这个女人寂寞而又受宠的生命遗憾地大哭。趁请来的护士周末休假之时，丽莎把母亲的身体洗净。她的臀部垂下来，像两只起皱的小袋子。她小心翼翼，轻轻擦着乳房动过手术的疤痕处。

我从前吸奶的乳头已经消失，在医院的炉中焚烧。我在这两根像木棍的臂弯和这一对不够用的乳房边一定还活得不错，否则我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了。然而，证据早已不在。我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源

头。回到我出来的生殖器的那簇阴毛中了。我看了看,我看见了。

她因为不会谈自己,就成了一个很善于听别人谈话的人。她的同代人向她敞开心扉,把秘密都告诉了她。丽莎听完之后,扼要复述一遍,问一个深思熟虑的问题。她帮助别人,也得到别人感激和接受的回报。她把助人的职责扩大,进入了实际的领域,假期间还去地方医院工作。那儿的职责分工也十分明确:她不需要吐露任何有关自己的情况。那儿,父亲般慈祥的医生到处走动,并不疑心他们的学生晚上会爬到他们膝上,躲在他们的怀里。

丽莎保持了她的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最后让她走出那座沼泽地。她对可能遭遇到的情况恐惧得发抖,对可能作出的发现准备不足,但她还是很想知道。

有时会出错,这是不可避免的。她在医学院第四年一个下雨的冬晨,眼睛瞟了一下她的病理学老师,就再也没往别处看了。

有那么一个漫长而又永恒的时刻,他们的眼睛锁定不动了。刚刚说过的一个词在空中振动:mitralis-stenosis(二尖瓣狭窄)。长长的停顿为这个概念添加了分量。学生们都俯身在课堂笔记上,把这个词用大写写下来并在下面打下划线。丽莎身体坐得笔直,盯着看那位四十五岁男人的眼睛。她在看他的那一眼中,把她全部的渴望、她所有的情热毫无防御地暴露无遗。在她的生活中,她第一次打开了。

杰拉德·布里克(已婚,有抵押贷款,有帆船)接着往下讲时,嗓音就变得沙哑了。他觉得膝头轻飘飘的,不可靠了。学院的鸡尾酒会过后,半醉半醒的,在衣帽间臭烘烘的外套之间,吻了吻友好的秘书,她把他的档案搜集拢来时,很忠诚地亮了一下她的屁股。最后一

次讲课后,在街坊咖啡馆跟今年班上唯一有意思的一个学生喝了一杯带酸味的葡萄酒,作了一次很好的交谈,一只手放在一只膝头上——他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能够及时刹住车,因为他并不想继续这么兜风下去。

丽莎的投降唤醒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旧梦,使他迷狂了一阵子。他失去对现实的掌握,忘记了他生活中其他人的存在并拒绝承认他着陆的那个不可能的位置。他们有半年的时间分享着一种极乐的疯狂状态。春天一到,杰拉德把船修好,开进了房里,也就是他们的巢里。为了避免引起家庭码头的人起疑心,他们安排在遥远的地方幽会。丽莎把旅途弄得很复杂,去梅德布雷克,去兴德鲁本。他们在水波的摇动下,在船底做爱。他们在河岸边躺在草丛中,光着身子躺在火热的太阳下,他们性交,直到太阳落山,他们全神贯注,都没注意到过往的船舶(“干得不错嘛!好好干呀!”)和好奇地接近他们的牛。晚上,他们在海港咖啡馆吃油腻腻的鱼,然后在主帆下心满意足地倒在彼此怀抱里睡去。

暑假过得一塌糊涂。整整三个星期,杰拉德跟老婆住在一座高山上,忧郁而寂寞地散着步。丽莎失望至极,坐在自己房间里,把晾在一边的考试材料拿出来复习,同时给她情人的邮政信箱写长长的信。

他并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他是她第一个做起爱来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冲动和完全投入的男人。让他深深地进入她的身体里面,是她生命中的绝对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她跟友好的同学睡过觉,那是因为进行一场亲密的谈话之后需要有点礼貌地表示;她跟咖啡馆邂逅的一个飞行员睡过,那是因为好奇。她跟一个刚毕业的律师睡

过,在他最后要去安的列斯群岛的前夜,为的是教他一把。

他们运气很好,因为沙丘和秋天的公园很暖和,但到了十一月,要对船进行大修的时候,他老婆起了疑心,危机出现了。杰拉德搬到新住宅开发区的一幢公寓。因为内疚,他把房子给了老婆,还给了她一笔很慷慨的赡养费。在家徒四壁的房间里,他找到了一种新的自由的感觉。他把床垫铺在地板上跟丽莎睡觉。他们春天结了婚,那是在丽莎期末考试之后。

这样一种激情要是转变成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机会有多大呢?杰拉德不是那种能够滋润并满足丽莎渴求的父亲。丽莎没有灵丹妙药,只能给杰拉德带来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仿佛能够补偿前半生因失败而产生的忧伤。生活恢复了原样。丽莎实习期结束后回到家里很兴奋。杰拉德的工作跟从前一样,依然是条死胡同。突然,两人之间的确似乎觉出了一种二十年的差异。每天晚上她带着无限精力要跟他做爱时,他却叫累,担心觉没睡够。周末时,丽莎要看书,要在参考书中查找她在病房遇到的病,他却在后悔不该把船卖掉。因为那笔赡养费,他没钱再买新船了。

接踵而至的是这样一个时刻,即杰拉德的听众中又有了迷人的女学生。丽莎伤心至极。她内心裂开了一道缝,再也不可能弥合了,哪怕杰拉德倒在她怀抱里痛哭,哪怕他答应绝对忠诚直到死亡乃至永远。丽莎感到寒冷和失望,她害怕这种感觉。她不想让这成为事实。她尽一切力量克服这种感觉。这使她头痛,不可抑制的抑郁感一阵阵向她袭来。

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医学毕业考试成绩十分出色。应聘单位给了她三个专业的训练选择。她选择了精神病学。这是她自己选的,尽管她当时还并不了解这个专业。

杰拉德想要个孩子。作为妻子的父亲，他失败了。因此他紧紧抱住一个梦想不放，想要做个父亲，只要有了孩子，做了父亲，他就可以把妻子拴住，而她此时正悄悄地从他身边滑走。他也可以逼着她倾心于他精子产生的一个东西，并诱使她承认，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共同的维系。丽莎吓坏了。

“我生不了孩子。”

“你不信任我了吗？”

是啊，丽莎想，我不信任你了，这是真话。要是我把我的未来维系在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身上，唔，一个差不多快要五十岁的男人身上，那我才是疯子。但事情还不仅仅如此，比这还糟。

“我不可能做母亲。根本不可能。”

但我可以成为一个女人，我是跟你一起学的，是从你那儿学来的。在海里做爱，我的下体里带着沙子和海盐。参加医院举行的舞会也不穿内裤，对自己的肉体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谢谢你，谢谢你。但要我肚子里怀一个生长的孩子，要我把孩子生出来，给他或她一个幻觉，好像这世界是个很好的地方，这怎么可能会有好的结果呢？我会趁孩子还没出生就把他或她毒死。我会趁孩子还没活转来就把他或她杀死的。

杰拉德气得破口大骂。丽莎也因为这个决定而大哭，但这是她的决定：绝对不生孩子。

到了丽莎开始接受精神病学训练时，她就离开了杰拉德。丽莎·布勒希，一个单身女人，一个条件不错的学生，住在城里一幢公寓里。一场可恶的忧郁症让她走进了精神分析。她始终没有丢弃的好奇心成了她真正的救命恩人。她可能还会把欲求得到一个父亲的